

本土文本

奔跑的父亲

(小说)

□刘剑波



绘图：翟 溢

有天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看电视。那是个大型的全国文艺晚会,节目间隙,会介绍一些德高望重的嘉宾。我们看到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兵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老人的手臂一直在抖动,应该是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征。可是,当他向全国人民行军礼时,手臂却凝然不动。老兵胸前挂满了熠熠生辉的军功章,老兵满脸的老人斑因此而生动起来。这时,父亲霍地站了起来,说了句“我也有”。

说实话,父亲这么说,我并不惊讶。作为1945年参军的老兵,父亲有个把军功章并不奇怪。我们继续看电视,父亲则去了他的卧室,随即,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想必父亲在找他的军功章吧。当父亲从卧室出来时,我们都吃了一惊。父亲换上了一件颜色已经发白的旧军装。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家住在小镇上,父亲经常穿这件旧军装。穿上旧军装的父亲,俨然是一名老兵。幼时的我对解放军有种天然的崇拜,我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当解放军。我常常趁父亲午睡,偷偷将那件旧军装穿在身上。又小又瘦的我穿上肥大的旧军装,就像穿着一件大袍子,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引来众人围观。毫无疑问,那是我对梦想当解放军的一次次预演。后来,父亲将那件旧军装压在箱底,再也不穿了。我家住在小镇上的那几年,恰好是“文革”,父亲的成分不好,所以用军装作为庇护。“文革”结束了,军装失去了作用,所以父亲再也不穿了。

那天晚上父亲再次穿上旧军装,无疑是电视上的老兵唤醒了他的当兵情结。穿着旧军装的父亲,双手捧着一只生了锈的饼干盒,一步步朝我们走来。我们都盯着父亲手中的饼干盒,猜测里面装的什么。父亲来到茶几前,打开饼干盒盖,然后底朝上扣在

茶几上。直到这时,我们仍无法知晓扣在茶几上的是什么,都着急地催父亲,快揭开,快揭开。父亲很噱头地冲我们嘿嘿笑了几声,不慌不忙地将饼干盒揭开,我们的眼前立时金灿灿一片。我们都惊呆了,我们都没想到父亲有这么多的军功章。我们都像被魔住了似的无法动弹,只能坐在那儿看着父亲将军功章一枚枚别在胸前。我们发现,胸前挂满军功章的父亲,一下变得精神抖擞,目光炯炯有神。他的满头白发,饱经风霜的面庞,给他增添了一种特别的气质。我们一时觉得,向全国人民行军礼的,不是那个老兵,而是我的父亲张福根。

我们以为父亲只是出于显摆或不服气,才将军功章拿出来,过后他还会摘下,装进饼干盒,珍藏于只有他才知道的隐秘处。我们错了,父亲并没有摘下来,那天晚上他就枕着别满了军功章的旧军服入睡。不仅如此,父亲还天天戴着军功章在大街上奔跑。那些军功章在太阳底下闪烁成一团金光。远远看去,不是父亲在奔跑,而是那团金光在奔跑。

过了几天,我们又去父母家聚会。父亲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了当年姑妈去部队驻地看他的故事。多年前,父亲曾讲过这个故事。就像多年前父亲穿起那件旧军装,后来又珍藏起来那样,父亲也把这个故事珍藏了起来。现在,父亲又把旧军装翻出来,是不是也顺带将这个老掉牙的故事也翻出来了呢?父亲点燃一根香烟,目光随烟雾弥散开来:打土山前夕,我的部队驻扎在白城郊外的一所教会学堂里……我们打断他的话,爸爸,你以前讲过,换一个新的吧。父亲瞪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们,我讲过吗?你们别瞎说,我绝对没讲过。讲过,讲过,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瞎说,胡说八道!父亲拍起了桌子。父亲来气了。父亲一来

气胡子就翘了起来。父亲翘着胡子说,你们说我讲过,那你们复述一下,要是你们能复述出来,你们就是我的爸爸!我们都息事宁人地笑了起来。我们的笑声其实就是台阶,好让父亲就坡下驴。可是父亲顶真起来,讲啊,讲啊,你们快讲啊!我们还是笑,爸爸,你真的讲过,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你每天晚上都给我们讲。你讲着讲着,我们就睡着了。不可能!我记性那么好,怎么会不记得?!父亲急了,像头野兽咆哮如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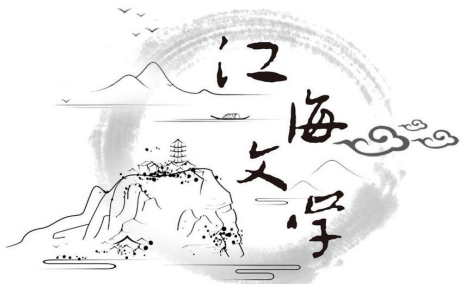
没办法,我们只好讲了。我们说,打土山前夕,你的部队驻扎在白城郊外的一所教会学堂里。那所学堂是一名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哥特式建筑的楼房富丽堂皇。你很想知道外国人长得什么样子,但你的部队到达时,那位传教士已经闻风而逃。那天早上,作为连长的你正带领战士们出操,忽然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那声音支离破碎,犹如裂帛,在清寂的早晨特别刺耳。你循声看去,只见东头的黄泥小道上出现了一辆独轮车。其时,火红的硕大日头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那辆独轮车就行走在那轮日头里,仿佛是那轮日头孕育出来的,红光四溢。你说,那幅壮丽的图景一辈子都忘不了。你还说,那一刻四周非常安静,能听见鸟在天空婉转的啁啾,这衬托得独轮车的吱嘎声更加刺耳了。独轮车越来越近,你看到,独轮车的一侧坐着一个扎花头巾的女人,那娇小的身影让你一下认出是你的姐姐我们的姑妈张国英。而推车的的那个壮汉,不用说,是你的姐夫我们的姑爹顾秀奎。甫一见到亲人,你却一个劲地埋怨,谁让你们来的?姑妈上前一把抱住你,饱含热泪地说,打你参军离家,一晃就是三年,这三年里我们没有哪天不想你啊。听说你们打回来了,就想来看看你。听姑妈这么说,你也泪如雨下。姑妈带来了一大堆

好吃的:炒花生、炒蚕豆、年糕、馒头干,还带来了起早贪黑做的20双军鞋。你说,我哪穿得了啊,都分给了战友们……

父亲听了我们的复述,就像遭了霜打的茄子,一下子蔫了,一个人蜷缩在那儿,久久无言。我们央求父亲,给我们讲一个新的吧。父亲叹了口气,我没有新的,我的那些故事,该讲的应该都讲了。爸爸,你的那件事从来没有讲过,就给我们讲讲吧。我们的语气是戏谑的,有着玩笑的意味,这主要是不让爸爸难堪。父亲一脸的茫然,我的那件事?

就是你的那件事啊。我们不好直接点破,我们觉得父亲应该心领神会的。其实,我们早就想问父亲这件事了。关于父亲的这件事,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是我们从未听父亲亲口说过,只有父亲亲口告诉我们,我们才会相信。可是我们每回想问父亲,都欲言又止。我们总觉得有些事必须在对的时间问才行,否则只能适得其反。而现在父亲处在人生的尾巴,“对的时间”终于来到了。我们希望父亲在驾鹤西归前,让我们知晓事情的真相。

父亲有点人来疯,见我们支支吾吾,闪烁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便一个劲儿催促:我的那件事啊?你们倒是给我说说!大有“你们不讲,我就跟你们没完”的势头。我们差点就要提醒父亲了。我们差点就要说,那件事就发生在你们部队在白城郊外休整期间,而第二天就要攻打土山了。我们差点就要说,正是这件事使得你的军旅生涯画上了句号。我们差点就要说,你的那个壮汉,不用说了你人生的分水岭,你本来有着辉煌的前景,美好的人生,可是因为这件事,一切都戛然而止了。我们差点就要说,你的战友早就是师级军级了,可是你却在白城这个巴掌大的小地方苟且偷生了一辈子,正是这件事造成的恶果。可是,我们最后还是忍住了没说。(二)



民间写真

最温暖的港湾

□桑云梅

偌大的家,空落落的了。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了。明天起,不会有香喷喷的饭菜摆好桌上等着我,也不会有“空中菜园”的落地鲜。

平时和姐姐一起生活的爸爸老妈,特殊原因在我家小住了十八天。

老爸一直都是晚睡晚起。他喜欢边看电视边吃东西,体育频道、动物世界、新相亲大会是他最爱的节目,南瓜子、砂糖橘是他最爱的吃食,晚间看到十二点,早上睡到九点十点属正常节奏。给老爸晒衣服,他的袜子竟然打着补丁。不是他没新袜子,他是俭朴惯了。穿了十几年的衣服,叫他扔了,他总说蛮好的,还能穿。再叫他扔,他可就要竖眉毛了。老妈因此经常讲老爸的一个笑话:“你爸那双皮鞋底儿坏了,叫他扔了,他就不舍得扔,拿去给鞋匠修好了,放车篓里,上楼忘带上来,下午想起来下去一看,鞋没了,修了五十块呢!”

老爸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他的“空中菜园”,每日必去。那是在原来住的老小区附房顶上,他自己建造起来的菜园,他在那里播

种耕耘,给我们带来“落地鲜”。

老妈一来,就把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清洗得干干净净,连垃圾桶也没放过。在我们家,老妈的厨艺是公认的。老妈喜欢将蔬菜搭配荤菜或几种蔬菜一起炒,少油少盐不放味精鸡精,竟然每个菜都鲜美可口。老妈根据我们五个人的量定制米饭和菜,基本做到每日清,不至于吃撑了又不会有剩。老妈有的是精力倒腾各种点心,水饺、馄饨、包子、烧卖、蒿儿团、蒿儿馒头等等,不断变换花样。老妈还紧跟时代,微信、抖音玩得溜溜转。虽然没有支付宝不好淘宝,但她擅长在淘宝上挑选各种实用物品,并竭力推荐给我。

老爸老妈会轮流送水果给楼上上网课的儿子,老妈去送时,老爸就会笑她:“奕奕上下楼梯大长腿儿一步两个台阶,你看你好不容易一个台阶,还要一手扶着扶梯。”这时候,老妈会说:“奕奕多大,我多大啊!”

实在闲得没事时,他俩还打长牌,拿张白纸记每牌输赢多少。

结婚以后,很久没和他们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了。但我知道,离开再远再久,爸爸老妈仍然是我最温暖的港湾。

江海新韵

春天的纪念

□汪 庚

当春风拂绿
磁湖边依依杨柳
当春雨润染
黄荆山莽莽丛林
当凯旋的鼓点
隆重敲响
当欢送的国旗
迎风飘扬
请允许我们
把一首诗作为纪念
浓缩40多个日夜
携手奋战的时光
在我们心底
深深地、深深地珍藏

这个春天
有着最彻骨的料峭寒意
一座座相邻的城市
次第封城
悲伤与惶恐
在空气中穿行
轰鸣的春雷
震落了漫天飞雪
庚子年2月11日,
将刻进一座城的历史
“衣白褂,破楼兰”
362位天使从东方逆流而上
用生命庇护
三千年炉火生生不息
点燃了千家万户
每一盏灯光下的信心

您用慷慨解囊守护着我
13位兄长是援军更是家人
黄石呼,江苏应
带着8070万人的力量
铸成爱的靠山
您用生死相扶守护着我
4000多毫升血浆跨省飞抵
生命与生命交相呼应
血浓于水的情谊代代相传

你用义无反顾守护着我
白衣铠甲藏着
最坚强也最柔软的心
德不近佛者不可医,
才不近仙者不可医
血肉之躯护佑着
鲜活的生命
你用童话的纯真守护着我
在洁白的防护服上
画出绚烂的色彩
帮助恐惧的孩子
赶走毒魔怪兽
在童心里种下勇敢的种子
您用青春的光芒
守护着我
稚嫩的肩膀
扛起责任与希望

在生死攸关的战场
舍我其谁
年轻的生机活力
从来势不可挡
你用与子同袍守护我
8000多万元的捐赠款物
已解燃眉之急
院际协作
人才培养
目光放眼未来
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正在茁壮成长

这个春天
有太多悲情的泪水
这个春天
也有无数感动的故事
每一件汗水湿透的衣衫
都是我已无我的誓言
每一个不舍昼夜的守望
都是心手相连的重托
每一次争分夺秒的拯救
都是生死之交的印记
每一次情真意切的送别
都是今生无恙的祝福

路遥辗转,
谢谢您舍命而来
春光明媚,
祝福您平安凯旋
从此,每一个春天
在早莺争暖树的磁湖之滨
我会想起您
在新燕啄春泥的天空之城
我会想起您
在东风放纸鸢的大冶湖畔
我会想起您
在樱花红陌上的烟雨之中
我会想起你

多少年之后
当我们打开岁月封存的画册
记忆中
有一人出征全家牵挂的悲壮
记忆中
有携手并肩生死度外的担当
记忆中
有一城人民守望相助的大爱
记忆中
有362颗心的深情呼喊
票父老,楼兰破,人平安
白衣将士把家还

山水迢迢心意相随
大江东去血脉相连
无论何时等您回来
十里相送定当回还
欣欣向荣是最真情的回报
万家灯火是最温暖的画卷

又到四月忆海老

(散文)

□源泉

四月芳菲,莺语春波。窗外,桃花仍然天天,花朵怒放,阵阵芳香传春风;远处,南黄海仍然澎湃,浪涛翻卷,嘹亮渔歌送春讯。诗意的四月翩然而至,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近期我更多的时间或在网上漫游,或整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刊载我作品的报纸杂志。一张已经发黄的旧报纸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是1994年5月7日的《南通日报》,在文学副刊上有我写的一篇文章《大海不老——海笑印象》。时间虽然已经过去26年了,但与著名作家海笑相遇南黄海的这一幕还是清晰地脑海呈现,仿佛就在昨天。

1994年4月24日,是一个草长莺飞、菜花飘香的美好日子。应如东县文联和如东日报等单位邀请,爻恒、海笑等十几位省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诗人以及部分报社的记者,风尘仆仆地来到南黄海之滨,参加如东县举办的“南黄海笔会”。

当年,我在县级机关做秘书,虽然不在文联,也不在报社,但我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相处是一群文朋诗友,特别是受当时在如东日报做文学编辑的何剑明、刘剑波等老师的影响,对文学的喜爱不亚于与女朋友谈恋爱的激

情,一大早就赶到当时还是如东县

政府第二招待所的碧霞大饭店。看到海笑时,喜悦、崇拜、紧张等各种心情交织成一张对文学美好憧憬的网。

海老穿一件深蓝色的防雨茄克服,浓浓的长眉,深邃的双眼,见人、谈话始终带着微笑,给人以一种亲切、和蔼之感。他说,你们不要称我局长,也不要称我主席,就叫我海老好了!

海老对如东并不陌生,对大海更有一种情怀。他对围在他身边的文学青年们总是有问必答,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海老告诉我们,他是南通市金沙人,原名杨志。取“忠”,寓意忠心报国。1942年,16岁的他在南黄海边苏中军区四分区参加革命。怀着对日寇的满腔愤恨,受奔腾咆哮的大海启示,他毅然改名“海啸”。他想,日本是个岛国,最怕发生海啸了。抗战胜利后,他又将“啸”改成哈哈大笑的“笑”。

正缘于对大海的感情,海老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洋口港开发规划陈列室。站在洋口港开发建设规划图前,他说,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先后三次来过如东,每回都要看看大海,看看这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每次都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感觉,对洋口港开发前景十分憧憬并祝福洋口

港早日建成。

4月25日,当与会人员乘坐拖拉机在滩涂上领略南黄海风光时,68岁的海老情不自禁地从拖拉机上站起来,在摇晃的拖厢里,双手扶着拖拉机的栏杆,脸上漾起浪花一般的微笑。我赶紧扶住他。他又哈哈一笑,朗朗地说,这点颠簸算什么,当年我们乘坐渔船下海打鬼子,那才是惊险,是在浪尖上行军、浪谷里掩蔽、浪海中开枪。迎着吹拂的海风,我能看到他胸中有一股海浪在翻腾。

海老21岁就任中共无锡市委

办公室主任,还任过《无锡日报》总

编,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

本来完全可以走“仕途”,但他却放

弃了这条路。他说:“我是投笔从

戎,又弃政从文。战争时代,为了和

平,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拿起

枪。解放了,我的心愿就是为我们

的子孙后代留点精神食粮。”因此,

当上级组织多次要他出任江苏省出

版局局长之时时,他推辞了。

回到二招,海老略显疲倦,但看到

到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围着他,问这

问那,他又精神焕发,领我们到了他

住的三楼房间,与我们合影留念,并

讲述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

海老沿着文学创作之路勤奋地

忘我跋涉。他始终关心着儿童。除